

噬骨

作者: 失眠的鲸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囚籠

夜幕如濃稠的墨汁浸染整座帝都，霓虹燈在細雨中暈開一片迷離光斑。

沈硯踏進宅邸玄關時，腕上的錶針剛好走過午夜十一點。

屋內沒有開燈。

他並不意外——他的小王子向來不喜歡亮光。那些明亮的、過於溫暖的東西，會讓那雙琥珀色的眼睛感到不適。沈硯解開西裝扣子，皮靴踩在木質地板上發出有節奏的聲響，像是某種獵食者歸巢的宣告。

「阿洛。」

他喚了一聲。

沒有回應。

但沈硯知道他在。那股淡淡的香氣——像是甜膩的玫瑰混合著一絲極淡的血腥味——從樓梯口飄散過來，無聲地鑽進他的鼻腔。他的唇角微微勾起，不緊不慢地將公事包放在玄關櫃上，解開袖扣，露出一截線條分明的小臂。

他要先洗澡。

這是他們之間不成文的規矩。每一次沈硯從外面回來，都必須先洗去身上所有的「氣味」——會議室裡的煙味、下屬身上的香水、街道上的塵埃——才能去碰那個人。

沈硯從來沒有忘記過。

熱水沖刷過他寬闊的肩背，浴室裡蒸騰起一層白霧。鏡子被水氣模糊，他的倒影變得朦朧不清。沈硯閉上眼，任水流淌過他眉骨那道淺淺的傷疤——那是三年前留下的，為了把阿洛從那場火災裡拖出來。

那時候的少年蜷縮在燃燒的畫室角落，滿身是血，卻對著他笑了。

那笑容沈硯記了三年。

每個細節都記得。阿洛當時穿著一件沾滿顏料的白色襯衫，袖口燒焦了，露出的手腕細得像隨時會折斷。火光映在他臉上，把那雙異於常人的琥珀色眼睛照得近乎透明。他看著衝進火場的沈硯，沒有恐懼，沒有求救，只是輕輕地說了一句——

「你來了。」

好像他早就知道沈硯會來。

好像他一直在等。

沈硯關掉水龍頭，裸著上身走出浴室，水珠順著他結實的肌肉線條滑落。他隨手抽了條浴巾擦了擦頭髮，換上黑色的家居長褲，赤腳踩在冰涼的地板上，走向走廊盡頭的那扇門。

門沒有鎖。

當然不會鎖。鎖是用來防外面的，而阿洛從來不需要防他。

相反的，沈硯才是那個需要小心翼翼的人。

門被推開的瞬間，那股甜膩的玫瑰香氣濃烈了數倍，幾乎要將人溺斃。室內只點了一盞昏黃的落地燈，光線落在房間中央那張大床上，照出一個蜷縮在被褥間的身影。

「洗完澡了？」

少年的聲音帶著一種慵懶的沙啞，像是剛睡醒，又像是等了太久終於失去了耐心。他從被子裡探出半張臉，露出一雙在暗處微微發亮的眼睛。

沈硯走近床邊，居高臨下地看著他。

阿洛比三年前長開了些，五官褪去了少年的青澀，卻依然帶著一種不屬於這個年紀的妖冶。他的皮膚蒼白得近乎透明，鎖骨下方隱約可見淡淡的血管紋路。長而濃密的睫毛在眼下投出一片扇形的陰影，當他抬起眼簾時，那雙琥珀色的瞳孔像是融化的蜜糖，甜得讓人心悸。

「嗯。」沈硯低聲應道，在床沿坐下，「久等了。」

「不會。」

阿洛緩緩坐起身，絲質的黑色睡衣從他肩上滑落，露出一截消瘦的肩頭。他伸出手，指尖輕輕觸上沈硯的鎖骨，沿著那條線條慢慢下滑，像是在確認什麼。

「你今天見了誰？」

語氣很輕，帶著一種漫不經心的隨意，但沈硯聽出了底下的暗流。

「陳部長，還有他的秘書。」

「男的？」

「女的。」

阿洛的指尖頓了一下，然後繼續往下，劃過沈硯胸口的肌肉線條，最終停在他的腰側。他的嘴角微微勾起一個弧度，但笑意沒有到達眼底。

「她碰你了嗎？」

「握手。」

「左手還是右手？」

沈硯沒有回答，只是伸出手，將那隻細白的手腕扣進自己的掌心。他的力道不重，但也沒有給人掙扎的餘地。阿洛低頭看著被他扣住的手，沉默了片刻，突然輕輕笑了起來。

那笑聲像碎冰落入紅酒，清澈，卻透著一絲涼意。

「沈硯，你知道我會怎麼做。」

沈硯當然知道。

第二天，那位陳部長的秘書因為一樁舊案被廉政署約談。沒有人知道檢舉信是誰寄的，也沒有人把那件事和帝國最年輕的軍事顧問聯想在一起。

沈硯鬆開手，改為捧住阿洛的臉頰，用拇指輕輕摩挲他眼下那片淡淡的青黑。

「你今天吃了多少？」

「夠了。」

「阿洛。」

少年偏過頭，避開他的視線，琥珀色的眼睛望向窗外被雨水模糊的夜色。他的側臉在昏黃燈光下美得不真切，像是一幅被時光浸染過的舊畫，帶著一種易碎的、隨時會消逝的脆弱感。

「你今天晚回來了四十分鐘。」他忽然開口，聲音輕得像嘆息，「我在窗邊數了。你沒有傳訊息。」

沈硯的動作頓了頓。

「會議延遲了，手機放在外面——」

「我沒有怪你。」

阿洛轉回頭，湊近他。那雙眼睛在極近的距離裡顯得格外清澈，像是兩汪淺淺的湖水，湖底沉著看不見的暗礁。他的呼吸輕輕拂過沈硯的唇，帶著玫瑰的甜香。

「我只是想讓你知道，我在等。」

他在等。

每分每秒都在等。

沈硯看著那雙眼睛，忽然覺得自己像是被一條無形的絲線纏住了咽喉，每一次呼吸都被掌控在這個看似脆弱的人手裡。

他沒有掙扎。

他從來沒有想過要掙扎。

「我知道。」沈硯低聲道，將額頭抵上阿洛的額頭，聲音裡帶著一種連他自己都未曾察覺的溫柔，「對不起，以後不會了。」

阿洛笑了。

這一次是真真切切的笑，眉眼彎起來的時候，像是一朵在暗夜裡緩緩綻放的玫瑰，美麗，致命，帶著令人窒息的芬芳。

他摟住沈硯的脖子，將臉埋進他的頸窩，像是一隻終於等到主人歸來的貓，滿足而貪婪地汲取著對方的氣息。

「沈硯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你是我的。」

沈硯的手臂收緊，將他整個人圈進懷裡。他的掌心貼在阿洛單薄的後背，隔著絲質睡衣，能感受到那層薄薄的皮膚下每一塊骨頭的形狀。

「一直都是。」

他沒有看見的是，懷中少年在他看不見的角度裡，緩緩睜開了眼睛。

那雙琥珀色的瞳孔平靜得像一潭死水，沒有溫度，沒有波瀾，只有一種深沉的、近乎偏執的篤定。

沈硯不知道的是——今晚那場會議的延遲，不是因為議程過長，而是因為會議室外的收訊被人為干擾。

而那個人，此刻正躺在他懷裡。

阿洛閉上眼，唇角噙著一抹淺淺的笑。

他不會讓任何人碰他的東西。

任何人。